



你好，童年

陆 梅

中国中福会出版社





你好，童年

陆 梅



中国中福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你好,童年/陆梅著.--上海:中国中福会出版社,2015.8

(致儿童时代)

ISBN 978-7-5072-2094-0

I. ①你… II. ①陆… III. ①童话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65333号

你好,童年

陆梅 著

李娜 绘

丛书策划 陈苏

责任编辑 曹颖 张蕾

美术编辑 钦吟之 张工睿

技术编辑 陈浩

装帧设计 钦吟之

出版发行:中国中福会出版社

社址:上海市常熟路157号

邮政编码:200031

电话:021-64373790

传真:021-64373790

经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制: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787mm×1092mm 1/16

印张:7.5

字数:78千字

版次:2015年8月第1版

印次: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72-2094-0/I·344

定价 25.00元

致儿童时代

陆梅

我时常想，如果让我再来一次童年和少年，我的人生是不是因此而小径分岔？（必然）是不是而更有质量或意义？（难说）

——这话怎么讲？我的本意是，我们总是以明知不可的假设，推想人生的多种可能，而不无宿命的是：人生不可逆。你不可能不满意了你的过去，让人生再来一遍。时间不是沙漏，可以倒过来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

其实我很害怕回想我的童年。我的有限的关于童年阅读的记忆，少而又少。倒是多年后的今天，职业和写作的关系，对童年阅读感同身受。我曾经在一篇小文里说：我看书，儿童书或者成人的书，都很在意作家笔下的“童年”，童年里温暖会心的细节。





现在，那些泛着旧纸的黯沉的光的童年一点一点向我走来。记不得是三年级还是四年级的暑假，学校教书的舅舅突然来临。那个盛夏午后，舅舅骑着一辆破自行车，晃荡晃荡一路飘来——对，就是飘，即刻要睡去的样子。我坐在树荫底下，百无聊赖。阳光很烈，云朵和老榆树昏昏欲睡。我看着舅舅跳下车，麻利地将一堆书和杂志搬进屋，我尾随而入。

我的童年的阅读从这一个下午开始。看看舅舅给我和姐带来了一堆什么“课外读物”——陈年旧期的《少年文艺》、掉了封皮的小人书和画报、缺页的《新华字典》……还有用牛皮纸包得方方正正的三卷本《红楼梦》——啊，那三卷本的《红楼梦》算得上舅舅最体面的私有财产！他完全可藏为己有，不拿出来送人。但是，舅舅很郑重地撕去摸旧了的包书纸，用崭新的牛皮纸再包一遍，转送给我们姐妹。记得当时他说过一些话，大意是说一本好书的最悲惨结局不是用旧用坏，而是被遗忘和搁置。

《红楼梦》我高中时再读，大学时又读，每一次，都感觉是在读一本新书。

有一阵子我读《新华字典》。像文学书一样读。字典里会有一些感性和形象的比喻。后来我看女作家陈丹燕在一篇文章里说，她小时候对读书非常饥渴，但没有正常的途径可以得到书读。

印象深刻的一本书是给农村的赤脚医生写的行医手册。她觉得里面对病状的描述冷静准确，而且富有形象性。这种感觉真是心有戚戚焉。

字典里还有很多的地名。那些眼花缭乱的陌生地名令我目瞪口呆！这对我有限的行走和经验不啻是一次冲击。多年后，我读山西女作家蒋韵的小说《完美的旅行》，那种奇异的感觉再次扑面而来。小说写一个小男孩和一个陌生女子，沿着地图上的地名，穿越一个个城市，每天每天，背起想象的行囊出发。那些无比陌生的名字，因了阅读地图，就像别的孩子阅读小人书一样，由此而散发出某种神秘和黑暗的异香。小男孩觉得那是一种召唤。

关于童年阅读的记忆，正在被一点一点激活。我会在以后的文章里一一走进。我想说，在你还在童年路上走着的时候，你可能意识不到，你的一个小小选择，有时会影响一生。当童年不再来，我多么希望，那些诗意和纯真，藏在岁月的繁茂枝叶里，与我相伴相走。



你好，童年（题记）

女孩，女孩，你想知道
生活是什么样子的
碧绿的原野，一片片
告诉你，爱常向你微笑。

女孩，女孩，你可知道
金色是颜色亦是光
那纵横起伏的远山、村寨和绿树
是阳光世界的波浪
心灵的清风啊，改变山河的气息
什么都在来临，什么都在离去！



辑一 书天堂

好的阅读，就是一面镜子。你可以
从中发现自己，矫正自己，完善自己。

亲爱的小孩，还来得及，在你的书
包里放一本书吧！读书，这么好的事！

目 录



辑一 书天堂

- 01 书天堂
- 05 离开，是为了回来
- 09 树和森林
- 13 世界美如斯
- 17 击壤歌
- 19 海盗兔子小亨利
- 23 寻找国王的皇冠
- 27 和甘伯伯去兜风
- 31 那个时候，大家都戴帽子
- 35 拇指姑娘
- 39 一切生命都是伟大的
- 43 银娜的旅行箱



辑二 花飞扬

- 49 草叶记
- 51 花、树和青苔
- 55 花飞扬
- 57 看树
- 63 植物之约

辑三 致童年

- 71 丹尼莎在南极
- 77 大地上的事情
- 81 永恒的至福
- 87 不哭
- 97 未来





书天堂

因为要给家乡的孩子做一堂演讲，关于文学和人生、阅读和成长——如此辽阔的主题，我的几辈子的人生都不够！我在书架前徘徊。指尖滑过一本本有温度的书，那些书，因着共通的气息：洁净的笔墨，幽微的人与事，平静白描中的忧伤和哀怜，敏锐的心灵和孩童清澈的眼光……而一次次惊醒着我的阅读记忆和经验。

关于阅读，我能够说什么呢？

“有一本书的晚上，就是一个在天堂里的晚上，书带来一个很广大的世界。一个中国十几岁的孩子，在晚上可以去十九世纪的法国，可以去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，可以去美国……”

多年前的秋天，陈丹燕第一次走进上海七宝中学高中部教学楼的梯形教室，连着六年，每年都有一个下午，她和那一届高三一的学生一起度过。她讲她的求学时代，讲她的阅读记忆，讲一个人在青春期的时候，“最好



的安慰——比友谊都好的安慰，最大的乐趣——比恋爱还大的乐趣，就是一本质量上乘，既有故事又有思想的小说，跟着小说书去漫游幻想的世界”。

那些演讲，就是现在立在我书架上的《梯形教室的六个下午》。炭笔素描的黑白封面，几个女孩的背影，背着大大的书包，站在走廊的窗口窃窃私语——每次拿起这书，我总要琢磨，这些女孩背后的包里装着什么？

我曾经听说一个很小的孩子，走在大街上，手里拖着个拉杆箱书包，肯定是包太重了，他爸爸妈妈给他备了个有滑轮的书包。我猜想这样的包里肯定装着很多东西，但就是没有一本书。我指的是闲书。陈丹燕讲，“只有闲书才叫做书，不是闲书的都不是书”。我们都这么认为——所有视书为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”的人都这么认为。

写过《昨日的世界》的奥地利作家斯蒂芬·茨威格对书发出过由衷的礼赞——

“一个人和书籍接触得愈亲密，他便愈加深刻地感到生活的统一，因为他的人格复化了：他不仅用他自己的眼睛观察，而且运用着无数心灵的眼睛，由于他们这种崇高的帮助，他将怀着挚爱的同情踏遍整个的世界。”

另一位我喜爱的作家，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生在意大利乡村的卡尔洛·斯戈隆，他在小说《木头宝座》里借主人公朱利安诺说过一段话：“我对世界的了解完全来自书本，那是因为我不厌其烦地阅读各种书籍，就像一个打捞海绵的渔民不停地潜入海底一样。……时间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去，等我看完最后一页，心满意足地丢下书时，脑子里却充满了那



本书的情节及其延续。……我的想象力被激发起来了，一时难以恢复与现实世界的联系。”

我相信童年的朱利安诺的讲述就是斯戈隆自己的体验。斯戈隆出生的乡村，遍地是山峦和丘陵，生活贫困，但也远离工业喧嚣。斯戈隆的童年浸润在丰厚的民间文化传统中。偏僻、纯朴的乡村生活，悠久、深厚的乡土文化，是朱利安诺，也是斯戈隆生长的世界，属于童话和故事、游记和传奇的世界。这个世界，恰如一张宝座似的木头椅子，给了斯戈隆源源不断的写作营养。

还是茨威格，他有一次坐船旅行。船上乘客很少，茨威格经常和一位意大利年轻水手聊天。有一天水手收到一封信，他扬着信要茨威格读给他听。信是意大利文的。茨威格立刻恍然——这个“像画中人一般漂亮的，聪明，具有天真的伶俐和真纯的娴雅的”年轻人，是个文盲。

茨威格很痛苦。他无法想象，曾经当作朋友交谈过的人，一旦与一切书写的东西隔绝——拿起报纸，不能了解；拿起一本书，书之于他，是一件全然无用的东西——那么，世界在他眼里会是怎样？

事实上关于阅读，已愈益引起重视。我们对书的礼赞，也从来怀着虔敬。可是，悖谬的是，如陈丹燕对少年时代的感叹——“像我有时间，想看书，却没有书可以看；像你们，有很多很多可以看的书，又没有时间。”陈丹燕说：这就是生活。

那么我想说，亲爱的小孩，还来得及，在你的书包里放一本书吧！读书，这么好的事！



离开，是为了回来

盛夏日子回了趟家乡，给家乡的孩子做一个演讲。那天是个返校日。两所学校的初中生汇聚到小学部的一间梯形教室里，他们的班主任当天都在培训考试。没了现场督管，加之又在暑假，孩子们兴奋得过头，梯形教室里叽喳声不断。

我坐在讲台上，思绪漫开去——是的，没错，我看到了三十年前的自己。三十年前，我就是他们中的一个。以为有大把的时光可以挥霍。敏感，忧伤，一点点的风雨可以放大到无限。当然也有微尘般的快乐。

其实不是第一次面对家乡的孩子。十年前，我也曾经坐在这里，和母校的初中生讲我的少年时代和我的阅读。那天现场很安静。我的讲述也安静。

十年前曾经坐在这里的孩子，现在都该念大学了吧？时光流转，他们也在走着“离开”的路。总是这样，在你还在路上走着的时候，你不



愿回头，你抛下家乡，越走越远。

从前回不去。即便是“家乡”的孩子，十年前和十年后，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后，全不一样。“从前”的经验，未必能够抵达今日孩子的世界。

于是想起一本书：《芒果街上的小屋》。墨西哥裔美国当代女诗人桑德拉·希斯内罗丝的小说。——说是小说，其实我读来更觉是作家的诗性自传。小说讲一个生活在芒果街的小女孩的成长，轻灵，却深刻。

“芒果街”，并非我们想象的诗意和美好。它是一条穷街。生活在芒果街的人，都盼着有一天能够搬离拥挤和吵闹，向更宽敞明亮的地方去。

有一天，芒果街上来了三个“散发着肉桂气味”的老姐妹。三姐妹有预言未来的能力，认为女孩长大了会去很远的地方。三姐妹中的一个突然捧起小女孩的脸，看了又看，沉默许久后说：“你离开时总要记得回来。”

这个有着神谕般力量的女子的话，击中了我——当然也击中了那个芒果街小女孩。但是在多年后——多年后，当女孩“强大”得芒果街没法永远留住她，于是，她远离故国，去往他乡。

我有些拿不准，此刻，教室里，有多少孩子会是希斯内罗丝笔下那个芒果街女孩？人生不可逆，人生也无可预知。但，可以肯定的是：没有历史，开始就是结束、栖居。

当然小说还涉及种族差异、肤色和族裔等问题。写作者是在美国的少数族裔，身为拉丁美洲移民后代，常常意味着家境贫困、遭人歧视以及文化上的隔阂与失落。所以，这个芒果街女孩的成长，成长中女巫般的神秘人物的指点，更是一个生命的隐喻。

